



捧腹大笑
警醒人生

毒品这个话题,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沉重了。直到今天,仍然时不时传出一些公众人物吸毒的消息。可怕的是,竟然有很多人为这种行为辩解,甚至公然要求毒品合法化。

在我们的脑内,有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制衡的机制:一个是奖励机制,一个是惩罚机制。奖惩机制,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。我们吃到美食后的快感以及饿肚子时的痛苦,是在激励我们不断寻找食物以生存;我们在爱情中感受到的欢愉以及孤单时的悲凉,是在激

18 瘾君子与“九一八”事变

励我们不断寻找配偶以繁衍后代。

而毒品,改变了这种平衡。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,取代了人脑中的奖励机制,令人感受到远超出正常的快感和兴奋。这种快感有多强呢?据说,初次注射海洛因产生的快感超过性高潮无数倍而且持续时间极长。

然而,在使用毒品一段时间后,大脑不仅不能再产生这种极度的快感,相反,连正常的能让人愉悦的奖励机制都没了。人只有通过不断注射毒品并不断增加剂量,才能勉强维持奖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的平衡。一旦停止注射或者减量,大脑里就只剩下惩罚机制了,人就会处于无穷无尽的痛苦中,唯有毒品才能让人从这种痛苦中解脱。

当毒瘾发展到这个阶段时,吃饭对人不再重要了,性爱对人不再重要了,睡觉对人不再重要了,人世间的一切都不重要了,重要的只有毒品。

当时的张学良,就是这样一个瘾君子。张学良的毒瘾不是一天两天了,最初是吸食鸦片,后来开始注射吗啡。1930年,他虽然已经毒瘾很大,但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下,尚能勉强处理事务。到了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时,张学良已经彻底被毒品摧毁了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张学良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呢?

1932年3月,张学良下野来到上海。这时,“九一八”事变才过去半年,

端纳见他时,觉得“这个人已病入膏肓,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,都毫无价值了”。

不久前,网上流传着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张学良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视频。视频中的张学良双目无神、面黄肌瘦、中气不足,哪有半点儿少帅的风姿!

据说,当时的张学良全身遍布针眼,有的地方连针都打不进去了,他不到20分钟就要注射一次吗啡,甚至有资料称,他每天要注射400支吗啡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时,张学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。我们可以这么说,当时的张学良已经成了完全被毒品控制的行尸走肉。对于这种瘾君子来说,只要能获得毒品和使用毒品,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重要,包括国恨、家仇、军人的荣誉、同胞的苦难。

自从恩师郭松龄叛变后,张学良不相信任何人了。当他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时,竟然没人能替他决策。

1932年,在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下,张学良决心戒毒。与他同时戒毒的,还有他的夫人于凤至和情人赵四小姐。

很难讲张学良戒毒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,但在德国名医米勒博士的帮助以及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监督下,张学良终于成功戒除了毒瘾。也很难讲张学良有没有偷偷复吸,至少历史记载的是:他戒了。

张学良的戒毒过程非常艰难,米勒

医生接管了张学良卫队等的指挥权,赶走了张学良的私人医生,将张学良捆在床上,任其哭叫也不予理睬。

戒除毒瘾后的张学良,很快恢复了健康,他先赴欧洲旅游,回国后再掌兵权,曾经潇洒风流的少帅终于回来了,然而,东北的沦亡已成事实。“不抵抗将军”的绰号,时时刻刻折磨着张学良,收复东北,成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。1936年12月12日,重新迸发出东北男儿血性的张学良发动兵谏,扣留蒋介石,逼蒋抗日,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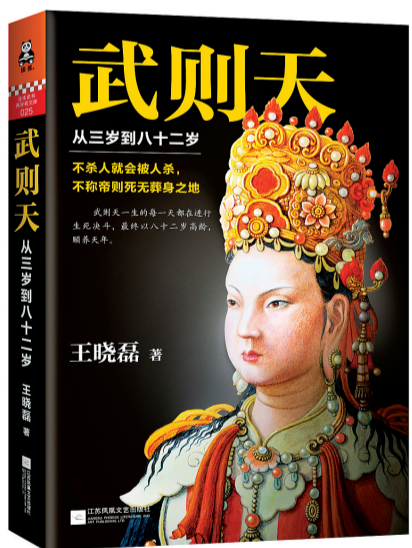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8月,日本战败投降。相信此时在幽囚中的少帅必定百感交集、泪流满面。

张学良几乎被囚禁了一生,冤枉吗?我不觉得。相对于因其不抵抗而丢弃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名同胞的罪愆,一生的幽囚真的不算太重。

如果张学良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,能够妥善处置“九一八”事变,中华民族还会经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吗?

我不知道,但无论如何,我们不能忘记:1931年9月18日,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,就操控在这样一个被魔鬼夺去了灵魂的瘾君子身上。

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欲哭无泪。
(摘自《八卦医学史:不生病,历史也会不一样》烧伤超人阿宝(宁方刚)著 鹭江出版社 出版)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不一会儿,宦官端来一碗汤药:“请才人把它喝了。”

“我没有病,不喝药。”

“知道才人无病,这不过是清热去毒的。”

武则被他们摆弄了半天,早就一肚子火了,不由得柳眉倒竖:“又是沐浴又是翻我的东西,还逼我喝药,难道你们认为我是污秽之人?还是欺我年少?”

她这一瞪眼,倒把老宦官吓了一跳,他赶忙跪地磕头:“才人无病自是最好,可您自宫外而来,水土不同,宫里嫔

32 武照拜见杨妃

妃、宦官难计其数,倘有一人染病,势必殃及于众,净身洁体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,奴才不敢乱来。再说,才人您将来是要伺候皇上的,若一朝受宠,老奴巴结您还怕巴结不上呢,岂敢欺您?请快喝了药吧。”

要见皇上就得喝,武照有什么法子?只能捏着鼻子将药一饮而尽,可这药喝到肚里实在不好受,没一会儿工夫,她便觉得腹内绞痛。那俩宫女都是宫里的老人,早就把净桶备好了……武照觉得有生以来就没这么丢人过,宦官、宫女却见怪不怪,他们收拾了净桶,又打来清水为她擦拭身体。武照已泻得骨酥体软,连发脾气的劲儿都没了。

等乌七八糟的事都忙完,已是掌灯时分,晚饭也送过来了。连续赶路又折腾了一整天,肚里清了个干净,武照又累又饿,也顾不得大家闺秀的面子,无论好赖将那饭吃了个干净,然后把碗碟一推,连衣服都没脱,便懒洋洋地倒在床榻上。

还没见到天子便已如此麻烦,明天又会面对什么呢?

管他呢!她实在太累了,不一会儿就昏昏入眠,半寐半醒间,她思考的竟然是——这掖庭宫女的住处如此简陋,八成不是用我们武家的木料建的。

天蒙蒙亮,武照便醒了,她不是被叫醒的,而是被四邻扰醒的。掖庭中的女人起得很早,低等宫女还要挽起裙摆提着桶自己去打水,此起彼伏的问候

声、说笑声、嗔怪声如叽叽喳喳的鸟鸣,扰了她的睡意。她揉着惺忪睡眼撑起窗棂的那一刻不禁有些惊讶,在凝着露珠的花木间,那些体态婀娜的宫女来来往往,与其说她们美丽,还不如说她们怪异。

伺候她的人很快就来了,青盐漱口、竹篦(bì)梳头、描眉点唇,一切都不用自己动手,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早饭还未用罢,昨天领她东转西转的那个老宦官就来了,她还没搞清怎么回事,就稀里糊涂被领到一座宫殿前。

飞香殿——此处可比尚宫局阔绰多了。朝霞流彩、玉阶彤庭,秀树在晨风中簌簌抖动,掩映着金碧辉煌的宫殿,武照只觉得恍如隔世,好似昨晚那场乱无头绪的梦还未走到尽头,她在宦官的引领下,如同踩着棉花一样登上殿阶。

朱门绮户、黄纱绣帐、香烟缭绕、铜鹤展翅,10名白衣宫女手捧宫扇、香炉列于两侧,这地方简直是人间仙境。当中高坐的那位着霞帔戴金钗的女人可是月宫嫦娥?

宦官低声道:“这就是淑妃杨娘娘,还不快施礼?”

武照看痴了,把新学的规矩抛在脑后,愣在那里直勾勾注视着这个女人。她衣饰华美、身材苗条、淡妆素雅,看得出已有30多岁,不过她神态庄重、举止矜持,确有不俗气质,这感觉武照很熟

悉,恍惚觉得她有点儿像母亲。

宦官颇觉尴尬,四妃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,何况淑妃代管后宫诸事,身为才人这般直视她是很失礼的。不过淑妃没追究,反而以同样的目光审视武照,继而微笑:“常听人言,应国公膝下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,果真名不虚传。”

“姐姐也很漂亮。”武照诚心称赞,却把伺候的宫人吓了一跳——宫中礼法森严,若关系亲密私下叫叫也就罢了,哪有小小才人刚一见面就直呼妃子为姐姐的?

“武才人,不能乱叫。”

“就这么叫吧。”杨淑妃很大度,“能有这么个豆蔻年华的姑娘叫我姐姐,我欢喜还来不及呢,再说我与你母亲乃杨氏同族,姐妹相称也没什么不妥。”

武照听说她也出自弘农杨氏,颇觉欢喜,却不知她俩以姐妹相称大为不妥——按族谱而论,她的外祖父杨达与隋炀帝同辈,而杨妃是隋炀帝之女,武照是杨妃的晚辈;杨达只是隋文帝的族侄,血缘并不近,改朝换代后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,杨妃如此屈就不过是故作宽和。

武照哪懂这么多?她笑盈盈地施礼:“如此说,小妹高攀姐姐了。”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